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历史中的故事

故事中的历史

ZHONGGUOLISHI

WUSUANYI



蔡东藩 著

五代史演义

(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五代史演义

(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蔡东藩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泉雄偿夙愿..... 1

第 二 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9

第 三 回

登大宝朱梁篡位 明正义全昱进规..... 17

第 四 回

康怀贞筑垒围潞州 李存勖督兵破夹寨..... 25

第 五 回

策淮南严可求除逆 战蓟北刘守光杀兄..... 33

第 六 回

刘知俊降岐挫汴将 周德威援赵破梁军..... 41

第 七 回

杀谏臣燕王僭号 却强敌晋将善谋..... 48

第 八 回

父子聚麀惨遭刺刃 君臣讨逆谋定锄凶..... 55

第 九 回

失燕土伪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专政柄..... 64

第 十 回

逾黄泽刘鄩失计 袭晋阳王檀无功..... 72

第 十 一 回

阿保机得势号天皇 胡柳陂轻战丧良将..... 80

第 十 二 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训 病徐温计焚吴越军..... 88



五

代

史

演

义

第十三回

嗣蜀主淫昏失德 唐监军谏阻称尊 95

第十四回

助赵将发兵围镇州 嗣唐统登坛即帝位 102

第十五回

王彦章丧师失律 梁末帝陨首覆宗 109

第十六回

灭梁朝因骄思逸 册刘后以妾为妻 117

第十七回

房帙溺爱牝鸡司晨 酒色亡家牵羊待命 125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击郭招讨 遘兵乱劫逼李令公 133

第十九回

郭从谦突门弑主 李嗣源据国登基 141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爱次子 杀任圜权相报私仇 149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宠 唐明宗焚香祝天 157

第二十二回

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 164

第二十三回

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 173

第二十四回

毙秦王夫妻同受刃 号蜀帝父子迭称雄 181

第二十五回

讨凤翔军帅溃归 入洛阳藩王篡位 189

第二十六回

卫州靡贼臣继故主 长春宫逆子弑昏君 198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语启戎 援石郎番兵破敌..... 206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晋高祖 述律后笑骂赵大王..... 215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头孽报 三帅叛命依次削平..... 224

第三十回

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 232

第三十一回

讨叛镇行宫遣将 纳叔母嗣主乱伦..... 240

第三十二回

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弑主大乱闽都..... 248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脱围 迫父降杨光远伏法..... 256

第三十四回

战阳城辽兵败溃 失建州闽主覆亡..... 264

第三十五回

拒唐师李达守危城 中辽计杜威设孤寨..... 273

第三十六回

张彦泽倒戈入汴 石重贵举国降辽..... 281

第三十七回

迁漠北出帝泣穷途 镇河东藩王登大位..... 290

第三十八回

闻乱惊心辽主遽返 乘丧夺位燕王受拘..... 298

第三十九回

故妃被逼与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 306

第四十回

徙建州晋太后绝命 幸邺都汉高祖亲征..... 313

目
录

- 第四十一回
奉密谕王景崇入关 捏遣诏杜重威肆市…………… 320
-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谈兵 勇刘词从容破敌…………… 327
- 第四十三回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投火窟悔拒汉家军…………… 335
- 第四十四回
弟兄构衅湖上操戈 将相积嫌席间用武…………… 343
- 第四十五回
伏甲士骈诛权宦 演御营窜死孱君…………… 351
- 第四十六回
清君侧入都大掠 遭兵变拥驾争归…………… 359
- 第四十七回
废刘宗嗣主被幽 易汉祚新皇传诏…………… 368
- 第四十八回
陷长沙马希萼称王 攻晋州刘承钧折将…………… 376
- 第四十九回
降南唐马氏亡国 征东鲁周主督师…………… 383
- 第五十回
逐边镐攻入潭州府 拘刘言计夺武平军…………… 391
- 第五十一回
滋德殿病终留遗嘱 高平县敌愆奏奇勋…………… 398
- 第五十二回
丧猛将英主班师 筑坚城良臣破虏…………… 406
- 第五十三回
宠徐娘赋诗惊变 俘蜀帅得地报功…………… 414
- 第五十四回
李重进涉水扫千军 赵匡胤斩关擒二将…………… 422

第五十五回

唐孙晟奉使效忠 李景达丧师奔命..... 430

第五十六回

督租课严夫人归里 尽臣节唐司空就刑..... 438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妇尽忠..... 446

第五十八回

楚北鏖兵阖城殉节 淮南纳土奉表投诚..... 453

第五十九回

惩奸党唐主施刑 正乐悬周臣明律..... 461

第六十回

得辽关因病返辟 殉周将禅位终篇..... 469



第三十回 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

却说晋主得杨光远奏报，不欲遽允，仍敕光远进攻魏州。光远意存观望，遇有军事调度，辄与朝廷龃龉。晋主曲意含容，且令光远长子承祚，尚帝女长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光远乃整军徐进。到了魏州城下，驻立大营，亦不过虚张声势，迁延时日。自天福二年秋季进兵，直至次年秋季，仍不损魏州片堞。惟招降前澶州刺史冯晖，荐请授官。晋主特擢晖为义成节度使，欲借此诱劝魏州将士，偏魏州坚守如故，杨光远旷日无功。为下文谋叛伏案。

晋主因师老民疲，没奈何再议招抚，乃遣内职朱宪，往谕延光，许以大藩，且使朱宪传谕道：“汝若投降，决不杀汝，如或食言，白日在上，不得享国！”至此与设重誓，何如前日允请！延光乃顾副使李式道：“主上重信，许我不死，想不至有他虑了。”遂撤去守备，厚待朱宪，遣令归报。宪覆命后，好几日不得延光降表，因复遣宣徽使刘处让往谕，申说再三，始由延光令二子入质，并派牙将奉表待罪。晋主颁赐赦书，延光素服出迎，顿首受诏。接连是恩诏迭下，改封延光为高平郡王，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仍赐铁券。所有延光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等，各授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就是张从宾、符彦饶余党，一并赦罪，不再株连。未免太宽。魏州步军都监使李彦珣，本为河阳行军司马，随张从宾同反。从宾败死，他得脱奔魏州，延光令为都监使，登城拒守。彦珣有母在邢州，为杨光远军捕取，推至城下，招降彦珣。彦珣拈弓搭箭，竟将老母射死。及延光复降，晋主却令彦珣为坊州刺史。近臣言彦珣杀母，恶逆已甚，不宜轻赦。晋主道：“赦令已行，如何再改呢？”即许





令莅任。叛君之罪尚可赦，弑母之罪乌可恕！晋主欲全小信，反失大义，故特揭之。授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光远已恃宠生骄，尝与宣徽使刘处让叙谈，多不平语。处让答言朝廷处置，均由李、桑二相主议，并非出自宸断。光远不禁怒道：“宰相得兼枢密，自前代郭崇韬后，无此重官。今闻李、桑二相，皆兼枢密，怪不得他独断独行。主上尚肯优容，我光远却忍耐不下呢！”既而处让归朝，光远即托呈密奏，极言执政过失。晋主明知他有意见，但因军事甫平，不得已曲从所请，乃加桑维翰兵部尚书，李崧工部尚书，撤去枢密使兼职，即令刘处让代任。光远益加专恣，随时上表，尚指斥宰辅不已。晋主见他跋扈，恐将来势大难制，密与桑维翰熟商。维翰谓天雄重镇，屡生叛乱，应析土分众，减杀势力。延光可使守洛阳，调虎离山，免为后患。晋主依议，即升汴州为东京，置开封府，改洛京为西京，雍京为晋昌军，即加杨光远为太尉，命任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升广晋府为邺都，即魏州。设置留守，就命高行周调任。升相州为彰德军，以澶、卫二州为属郡，置节度使，由贝州防御使王延胤升任。升贝州为永清军，以博、冀二州为属郡，也置节度使，由右神武统军王周升任。自高行周以下，俱奉命莅镇，毫无异言。独杨光远怏怏失望，勉强移镇，密贻契丹货赂，诋毁晋室君臣。自养壮士千余人，作为爪牙。既而诬劾桑维翰，迁除不公，与民争利。晋主不得已出维翰镇相州，调王延胤为义武节度使，另用刘知远、杜重威同平章事。知远有佐命大功，得升宰辅，自谓应当此职。重威出讨魏州，略有微勋，怎能与知远相比，不过尚帝妹乐平公主，得列外戚，也居然与揽朝纲。知远羞与为伍，杜门托疾，不受朝命。晋主不觉怒起，召问赵莹道：“知远坚拒制敕，太觉不恭，朕意拟削夺兵权，令归私第。”莹拜请道：“陛下前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人，为唐兵十余万所攻，危如朝露，若非知远心同金石，怎能成此大业？奈何因区区小过，便欲弃置，窃恐此语外闻，反不足示人君大度呢！”晋主意乃少解，即命学士和凝，诣



知远第慰谕。知远才起床拜受。范延光自郢州入朝，面请致仕，经晋主慰留，仍行还镇。嗣复屡表乞休，乃命以太子太师致仕，留居大梁。越年，延光又请归河阳私第，奉诏允准，遂重载而行。西京留守杨光远，偏奏称延光叛臣，不居洛汴，归处里门，他日逃入敌国，适贻后患，请思患预防，禁止归里云云。晋主乃命延光寓居西京，延光到了洛阳，光远即遣子承贵，带领甲士，把他围住，逼令自杀。延光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得如此！”承贵不允，挺着白刃，驱延光上马，胁见光远。途中遇河过桥，被承贵推落桥左，连人带马，坠了下去，活活沉死。死固其宜。只不应为光远父子所杀。所有延光载归宝货，统为承贵所劫，一古脑儿搬回府署，光远大喜。无非为此。

奏闻晋廷，但说延光赴水自尽。晋主也调破阴谋，但畏光远强盛，不敢诘责，只征令光远入朝。光远还算听命，入阙面觐，晋主与语道：“围魏一役，卿左右各立功劳，未授重赏，今当各除一州，遍给恩荣，免他失望。”光远代为谢恩，晋主遂选择光远亲将数人，分授各州刺史。待他出发，却下了一道诏敕，徙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东平王。光远才识中计，惘惘出都，驰赴青州去了。

时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百官，皆仿中国制度，且参用中国人，进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一面遣人入洛，接归延寿妻燕国长公主。即兴平公主进爵燕国。夫妇同入虏廷，延寿遂一心一意，为辽效力。晋主闻契丹改辽，乃遣使上辽尊号，命宰相冯道为辽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辽主册礼使，备着鹵簿仪仗，直抵西楼。辽主大悦，优待二使，厚赏遣归。晋主事辽甚谨，奉表称臣，尊辽主为父皇帝，每辽使至，必至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相续不绝。凡辽太后、元帅、太子、诸王大臣，各有馈遗，稍不如意，即来消让，朝廷均引为耻事，独晋主卑辞厚礼，忍辱含羞。前已铸成大错，此时不得不尔。辽主见他诚意，屡止晋主上表称臣，但令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嗣且颁给册宝，

加晋主号为英武明义皇帝。晋主受册，事辽益恭。辽主既得幽州，改名南京，用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晋，晋主命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代奏，谓虜情终变，愿以幽州内附，晋主不许。吐谷浑在雁门北面，本属中国，自卢龙一带，让归辽有，吐谷浑亦皆辽属。因苦辽贪虐，仍思归晋，遂挈千余帐来奔。辽主因此责晋，晋主忙派兵逐回，才得无事。

北方稍得安静，始思控驭南方。吴越王钱元瓘，楚王马希范，南平王高从海，均向晋通好，尚守臣礼。独闽自王延钧称帝后，与中原久绝通问，嗣主继鹏，改名为昶，晋天福二年，曾遣弟继恭，入修职贡，且告嗣位。晋主以三镇方乱，不暇南顾。但礼待继恭，即日遣还。次年冬季，始命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封闽主昶为闽王，赐给赭袍，闽主弟继恭为临海郡王。

使节方发，闽主昶已有所闻，即令进奏官林恩，入白晋相，谓已袭帝号，愿辞册使。晋主不追回卢损，损竟至福州，昶辞疾不见，但令弟继恭招待，不受册命。有士人林省邹，私语卢损道：“我主不事君，不爱亲，不恤民，不敬神，不睦邻，不礼宾，怎能久享国家？我将僧服北逃，他日当相见上国呢！”不为国讳，亦非所宜。损遂辞归。昶仍不出面，但令继恭署名奉表，遣礼部员外郎郑元弼，随损入贡。晋主召元弼入见，谕令归国禀明，此后上表，不应再由继恭出名。元弼唯唯而去，还白闽主。闽主昶置诸不理，但与宠后李春燕，及六宫嫔御，彻夜宴饮，淫媾不休。弑父逆子，独守家法，也算难得。应二十七回。

方士陈守元、谭紫霄，以房术得幸。守元号天师，紫霄号正一先生，两人受贿入请，言无不从。通文二年建白龙寺，四年作三清殿，统是雕甍画栋，备极辉煌。白龙寺的缘起，是由谭紫霄等捏称白龙夜现，乃命建筑。三清殿是由天师怂恿，内供宝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统用黄金铸成，约需数千斤。日焚龙脑薰陆诸香，佐以铙钹诸乐。每晨祷祝，谓可求大还丹，命巫祝林兴住持殿



中。一切国政，均由兴传宝皇命，裁决施行。确是捣鬼。兴与闽主叔父延武、延望有怨，假托神语，谓二叔将生内变。闽主昶不察虚实，即令兴率壮士夜杀二叔，及他五子。判六军诸卫事建王继严，即昶弟，见二十七回。颇得士心，昶又信林兴言，罢他兵柄，令改名继裕，别命季弟继镒掌判六军，革去诸卫字样。既而兴谋发觉，尚不加诛，只流戍泉州。方士等又上言紫微宫中，恐有灾侵，乃徙居长春宫。两宫俱见二十六七回。淫酗如故。有时且召入诸王，强令饮酒，伺他过失。从弟继隆，因醉失礼，即命处斩，又屡因醉后动怒，诛戮宗室。

左仆射平章事延羲，系昶叔父，佯狂避祸，由昶赏给道士服，放置武夷山中。嗣复召还，幽锢私第。国用不足，专务苛征，甚至果蓏鸡豚，无不有赋。因此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先是昶父在日，曾袭开国遗制，设二卫军，号为控宸、控鹤二都，昶独另募壮士二千人，为腹心，号为宸卫都，禄赐比二都较厚。或言二都怨望，恐将为乱。昶因欲将他遣出，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相率惊惶。控宸军使朱文进，控鹤军使连重遇，又屡为昶所侮弄，阴怀不平。会北宫大火，求贼不得，昶令重遇率内外营兵，扫除灰烬，限日告成。又疑重遇与谋纵火，意欲加诛。内学士陈郗，私告重遇，重遇因夜入值，竟号召二都卫兵，焚毁长春宫，攻逼闽王。且使人就延羲私第，迫出延羲，令从瓦砾中直入，奉为主帅，共呼万岁。

复召外营兵共逐闽主。

闽主昶仓皇出走，引着皇后李春燕，及妃妾诸王，奔至宸卫都营中，宸卫都慌忙拒战。怎奈火势燎原，不可向迓，那控宸、控鹤二都，又乘势杀来，令人无从拦阻。彼此乱杀多时，宸卫都一半伤亡，剩得残兵千余人，奉闽主昶等逃出北关。行至梧桐岭，众稍溃散。忽闻后面喊声大震，延羲兄子继业，统兵追来。昶素来善射，引弓射毙多人。俄而追兵云集，射不胜射，昶投弓语继业道：“卿为人



第三十回

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

臣，臣节何在？”继业道：“君无君德，臣怎得有臣节？况新君系是叔父，旧君乃是兄弟，孰亲孰疏，不问可知！”可作昏君棒喝。昶无词可答，即由继业麾动兵士，拥与俱还。行至阆庄，用酒灌昶，令他醉卧，用帛搯死。皇后李春燕，及昶诸子，并昶弟继恭，一并被杀，藁葬莲花山侧。后来冢上生树，树生异花，似鸳鸯交颈状，时人号为鸳鸯树。可谓一双同命鸟。

继业返报延羲，延羲遂自称闽王，易名为曦，改元永隆。讷闻邻国，反说是宸卫都所弑，假意改葬故主，溢昶为康宗，一面向晋称藩，遣商人间道上表。晋乃遣使至闽，授曦为检校太师中书令，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兼封闽国王。曦虽受晋命，一切措施，仍如帝制。天师陈守元等，已为重遇所杀，更命泉州刺史，诛死林兴，用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同平章事，闽中粗安。

曦因宫阙俱焚，另造新宫居住，册李真女为皇后。曦性嗜酒，后性亦嗜酒，一双夫妇，统视杯中物为性命。闽主累世嗜饮，应改称为酒国。所以终日痛饮，不醉不休。一日在九龙殿宴集群臣，从子继柔在侧，向不能饮，偏曦今概酌巨觥，不得少减。继柔实饮不下去，伺曦旁顾，倾酒壶中，不意被曦瞧着，怒他违令，竟命推出斩首。群臣相顾骇愕，不知所措，勉强饮了数觥，偷看曦面，亦有醉容，便陆续逃席，退出殿外。只翰林学士周维岳，尚在席中。曦醉眼模糊，顾左右道：“下面坐着，系是何人？”左右答是维岳，曦微笑道：“维岳身子矮小，为何独能容酒？”左右道：“酒有别肠，不在长大。”曦作色道：“酒果有别肠么？可摔他下殿，剖腹验肠。”此语说出，吓得维岳魂不附身，面无人色。幸亏左右代为解免，向曦稟白道：“陛下如杀维岳，何人侍陛下终饮？”曦乃免杀维岳，叱令退去。维岳忙磕头谢恩，急趋而出，三脚两步的逃回私第。

泉州刺史余廷英，尝矫曦命，掠取良家女，曦闻报大怒，即欲加诛。廷英即进买宴钱十万缗，曦尚是嫌少，便道：“皇后土贡，奈何没有！”廷英乃复献皇后钱十万，因得赦罪。

曦尝嫁女，全朝士尽献贺礼，否则加笞。御史刘赞，坐不纠举，亦将笞责。谏议大夫郑元弼，入朝面诤，曦叱责道：“卿何如魏郑公，乃敢来强谏么？”元弼答道：“陛下似唐太宗，臣亦敢自拟魏征了！”曦乃心喜，释赞不笞。

曦又纳金吾使尚保殷女为妃，尚妃生有殊色，甚得宠幸。每当曦酣醉时，妃欲杀即杀，欲宥即宥，朝臣时虞不测。曦弟延政，出任建州刺史，屡上书规兄，曦不但不从，反覆书痛骂，且遣亲吏邝翹，监建州军。

翹与延政议事，屡起齟齬，翹语延政道：“公欲反么！”延政遽起，欲拔剑斩翹。翹狂奔而出，往投南镇，依监军杜汉崇。延政发兵进攻，南镇兵溃，翹与汉崇俱逃回福州。曦见二人奔归，乃遣统军使潘师遼、吴行真等，率兵四万，往击延政。兵至建州城下，分扎二营，师遼驻城西，行真驻城南，皆阻水自固，所有城外庐舍，悉数焚毁。镇日里烟雾迷蒙。延政登城四顾，未免惊心，亟遣使至吴越乞援。吴越王元瓘，命同平章事仰仁诜，都监使薛万忠，领兵救建州。兵尚未至，那延政已攻破闽军，杀退大敌。原来师遼在营，轻率寡谋，被延政探悉情形，先遣将林汉徽等，出兵挑战，诱至茶山，由城中出军接应，两路夹攻，斩首千余级。越宿复募敢死士千余人，昏暮渡水，潜劫师遼营，因风纵火，城上鼓噪助威，吓得师遼脚忙手乱，闯营出奔。凑巧碰着建州都头陈海，一枪刺去，坠落马下，再复一枪，断送性命。余众四溃。待至黎明，整兵再攻行真寨，行真闻潘营尽覆，正想遁走，蓦闻鼓声遥震，亟弃营奔逃。建州兵追杀一阵，约死万余人。延政遂分兵进取水平、顺昌二城。

会值吴越兵至，延政出牛酒犒师，说是闽军败去，请他回军。偏仰仁诜等不肯空回，竟至城西北隅下营，想与建州为难。正是多事。建州已经过两战，人马劳乏，更因分兵出攻，愈觉空虚，不得已想出一策，延入名幕，写了一封急书，遣人诣闽求救，闽主曦本与延政为敌。得了来书，怎肯遽允，但书中说得异常恳切，引着阙墙御



悔的大义，前来劝勉，乃令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率兵二万驰援，并遣轻兵绝吴越粮道。吴越军食尽欲归，由延政麾兵出击，大破吴越军，俘斩万计，仁诤等仓皇窜免。这叫做自讨苦吃。

延政乃遣牙将赍了誓书，女奴捧了香炉，赴闽盟曦。曦与建州牙将，同至太祖审知墓前，歃血与盟，总算是罢战息争，再敦睦谊。但宿嫌未泯，总不能贯彻始终。

未几延政添筑建州城，周围二十里，一面向闽王乞请，拟升建州为威武军，自为节度使。曦以威武军是福州定名，不应复称，但称建州为镇安军，授延政节度使，加封富沙王。延政复改镇安为镇武，不从曦议。曦因是复忌延政。

汀州刺史延喜，系是曦弟，曦疑他与延政通谋，发兵捕归。又闻延政与继业书，有勾通意，因即召继业还闽，赐死郊外。并杀继业子于泉州，别授继严为刺史。后来复疑及继严，罢归酖死，专用子亚澄同平章事，掌判六军诸卫，自称为大闽皇。已而僭号为帝，授子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长乐王。寻且加封闽王。王延政亦自称兵马大元帅，与曦失和，再行攻击，两下互有胜负。至晋天福八年，也公然称帝。国号殷，改元天德，偌大一个闽国，生出了两个皇帝来。仿佛两头蛇。小子有诗叹道：

闽墙构衅肇兵争，宁识君臣与弟兄！
分守一隅蜗角似，如何同气不同情！

闽乱未靖，晋廷亦变故多端，俟小子下回再表。



五

代

史

演

义

第三十一回

讨叛镇行宫遣将
纳叔母嗣主乱伦

却说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自行伍，恃勇轻暴，尝语部下道：“现今时代，讲甚么君臣，但教兵强马壮，便好做天子了。”府署立有幡竿，高数十尺，尝挟弓矢自诮道：“我射中竿上龙首，必得天命。”说着，即将一箭射去，正中龙首。投弓大笑，侈然自负。嗣是召集亡命，採买战马，意欲独霸一方，每有奏请，辄多逾制，朝廷稍稍批驳，他便反唇相讥。

镇帅多跋扈不臣，都是当日的主子教导出来。

晋主愆前愆后，尝有戒心，义武军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为儿女亲家，晋主恐他就近联络，特徙遇为昭义军节度使，并命刘知远为北京留守，隐防重荣。重荣不愿事晋，尤不屑事辽，每见辽使，必箕踞慢骂，有时且将辽使杀毙境上，辽主尝贻书诘让，晋主只好卑辞谢罪。重荣越加气愤，适遇辽使拽刺一作伊呀。过境，便派兵捕归。再遣轻骑出掠幽州人民，置诸博野。又上表晋廷，略言吐谷浑、突厥、契苾、沙陀等，各率部众归附，党项等亦纳辽牒，愿备十万众击辽。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逐去辽节度使刘山，求归中国，此外旧臣沦没虏廷，亦皆延颈企踵，专待王师，天道人心，不便违拒，兴华扫虏，正在此时。陛下臣事北虏，甘心为子，竭中国脂膏，供外夷欲壑，薄海臣民，无不惭愤。何勿勃然变计，誓师北讨，上洗国耻，下慰人望，臣愿为陛下前驱云云。晋主览奏，却也有些心动，屡召群臣会议。北京留守刘知远，尚未出发，劝晋主毋信重荣，桑维翰正调镇泰宁军，闻知消息，亦即密疏谏阻，略云：





窃谓善兵者待机乃发，不善战者彼己不量。陛下得免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负也。今安重荣恃勇轻敌，吐谷浑假手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可听也。臣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马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初定，士气雕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若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兵民疲敝，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为岁输缗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屈辱孰甚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近闻邺都留守，尚未赴镇，军府乏人。以邺都之富强，为国家之藩屏，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勇夫重闭之戒。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是所至盼。冒昧上言，伏乞裁夺。

晋主看到此疏，方欣然道：“朕今日心绪未宁，烦懣不决，得桑卿奏，似醉初醒了。”遂促刘知远速赴邺都，并兼河东节度使，且诏谕安重荣道：

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